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七至八百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鍾廷瑛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博物

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間遠者隔越九州曠絶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爲奇怪眩

慼衆視莫質所疑茍非智賾萬殊識洞羣性洽聞强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閲名數周察毫芒别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管仲字夷吾爲齊桓公相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立瞠然視闟坐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

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也

介葛盧介國之君也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展禽䣙下季也爲魯士師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迂闊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灾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矣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灾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三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公孫僑字子産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

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也尋用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北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曰命而子曰虞帝取唐君之名將

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遠裔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灾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曰禜祭也禜攢用幣以祀羣神以山川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令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閉塞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度今無乃一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内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一四時二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愼)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别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四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乎(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後七年子産復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

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寔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歴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宣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賜子産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蔡墨晉太史昭公二十九年頃公時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

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寔不知非龍寔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寔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

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乗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也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豕其國為豕韋氏在襄公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范氏其後也

仲尼魯人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石羊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則知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木石謂土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魈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羵羊羵羊雌雄未成者也吳王夫差伐越隳會稽隳毀也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王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足以綱紀天下守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容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屬吳興郡）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周之初及書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在三泰國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於是吳客曰善

哉聖人在陳湣公時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砮矢長尺有咫隼鷙鳥今之鶚也楛矢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九夷東方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各以其國所有之物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大姬武王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展重也王謂若夏后氏之類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

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故府舊府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宫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飱臣臣朔乃言詔曰可已飱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言曰昔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餘匈奴混

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朔錢財甚多

終軍為孝廉郎武帝時得豹文鼮鼠軍知之賜絹百疋

張敞為京兆尹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斄斄今武功故城是也公劉發迹於邠今邠州是也太王建國於郊梁梁山在郊山之東九峻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文武興於酆鎬酆今長安城西灃水是也鎬在昆明池傍也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

祭祀之藏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尸主事之臣也栒邑即邠地也賜爾旂鸞黼黻琱戈蛟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飾也黼黻晃服也琱戈刻鏤也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宫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嗛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鼎焉為出哉博聞耆老意舊藏與言鼎豈舊藏今此誠欲考得事實也有

司驗雎上非舊藏處鼎大八尺一寸髙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欵識款識刻記也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後漢賈逵多智思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明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義多識帝乃名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懐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

應對左右遷位至侍中

魏王粲為侍中漢末喪亂絶無玉珮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時劉邠為平原太守邠謂輅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厥理何由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

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染汚丘嶽殭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恠於黄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髙玅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禄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皷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苦叶切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紫賜

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舒芮反託卧反馬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

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

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為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

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乃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華之博物多類此不可詳載

東晳為尚書郎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較驗果然

後趙續咸石勒時為建德校尉王和叅軍和掘得員石

銘曰律權石重四均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

前秦苻朗為青州刺史降于晉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

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宋何承天博通古今為時所重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合葬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啟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承天位至御史中丞

南齊王僧虔高祖初為撫軍將軍文惠太子鎮襄陽時

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丈皮節如新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賈淵字希鏡宋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淵明帝時終北中郎將軍

梁劉顯為中書侍郎與裴子野顧協連職禁中顯博聞强識過於裴顧時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視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後魏高祐為侍郎文成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

名鯸鯉餘城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文帝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祖瑩為散騎侍郎孝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

博物

北齊徐之才博識多智時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官累至尚書左僕射

後周斛斯徵為太常少卿時梁春平蜀得樂器人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崔賾煬帝時為起居舍人大業初從駕幸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文帝以來所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象長數寸或出或隱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悦賜縑二百疋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七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勤學

書曰業廣惟勤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矧乃服膺素業講求善道時習而悦日知所亡稽古之能進以之干禄多聞之益居以之待問自非研精覃思探賾索隱勵拳拳之志罄孜孜之力又曷以覩聖人之奥垂没世之

名者哉故尼丘立訓詁殆忘寢食由玆以來學者間出乃有閉關刻意閱市周覽刺膚以忘其痛攻苦而安於貧求師以涉遠遭難而不懈在戎旅而無廢雖老耄而彌篤莫不練達古今該悉元本磅礴經義蔚為儒宗以之涖事而無煩以之誨人而不倦上之則宣化而成俗內之則懷寶而獨善是故大禹之聖惜乎寸陰閔子之戒慮其將落者此之謂乎

孔子晚而學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為魯司寇

顔回孔子弟子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任情顔回任道怒喜怒遷移也不遷怒者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孔文子為衛大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名圉諡文

甯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蘇秦東周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後用此結從約

佩六國相印

漢孔安國貧無資用甞為弟子都養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其精如此後為臨淮太守

賈嘉賈誼之孫最好學官至郡守

董仲舒少治春秋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為江都相後復相膠西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以脩學著書為事

黄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

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年迺出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冬講論不怠後赦得出後至丞相

王尊字子贛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後官至東郡太守也

路温舒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後至臨淮太守

劉向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後至中壘校尉

龔舍字君倩與龔勝相友少皆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

舍高名聘舍為常侍固辭顧卒學復至長安終其後徵經業

為諫議大夫

後漢魏應少好學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為騎都尉

魯恭年十五與母弟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絶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後至司徒

魯丕性沉深好學孜孜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嘗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郡將無不師友待之後為侍中左中郎將

承宫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盛廬下棄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宫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豕而留聽經牧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宫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至侍中祭酒

桓榮少好學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

（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盛）貧窶無資嘗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後為五更封關內侯

崔瑗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獄也）獄掾善為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為濟北相

竇章遭羌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居貧蓬戶䟽食講讀不輟後為大鴻臚

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會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自言農家子不應為吏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嘗傭作為資暮還輒爇薪以讀書公車徵不至

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伏日輒詣博士受業通詩禮善論難後至河內太守

王充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朱穆耽學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暉嘗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後至尚書

樂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拷諸家弟子皆以通闗被繫愢獨皎然不汙於法遂篤志為名儒後至尚書僕射

曹襃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甞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後至侍中

郎顗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嘗數百人晝研經義夜占象度勤心鋭意朝夕無倦公車再徵不行

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嘗傭以自給後至桂陽太守

甄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卒於梁相

李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嘗步行尋師不遠千里又司馬彪

續漢書載固少有俊才雅志學為三公子嘗躬步驅驢負書隨師後至太尉

杜喬累世吏二千石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

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嘗步擔求師後至太尉

陳寔少作縣吏嘗給事厮役後為都亭剌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後至太丘長

崔琦嘗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後至臨濟長

荀爽幼好學耽思經籍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後至司空

魏隗禧字子牙世單貧少好學漢初平中三輔亂禧南

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樵採餘日則誦習之後至郎中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漢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遇採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後為侍中大司農

吉茂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漢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守

袁遺字伯業曹公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後為揚州刺史

趙昱少時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後為漢陵太守

賈逵為諸生畧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課績之月常一遍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孚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

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後至太尉

鍾會有才能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繼晝由是獲

聲譽後至鎮西將軍

常林少單貧性好學為諸生帶經耕鉏後至光祿大夫

王象少孤為人僕隷年十七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後領

秘書監

蜀向朗少時涉獵文學更乃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

八十猶手自校書後至左將軍位特進

譙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産業誦讀典籍忻然獨笑以忘寢食後至光禄大夫入晉至散騎常侍

郄正本名纂少而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典弱冠能屬文後至秘書令入晉為巴西太守

吳步隲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後至丞相

僁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後至偏

將軍

闞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寫書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諭講究覽羣籍兼通歴數由是顯名後為太子太傅

張紘居貧躬耕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于弱冠無不窮覽後為孫權長史

晉劉寔自幼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弟智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

稱晉中興書載寔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于皓首手不釋卷後至太尉

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鄉里所重後至散騎常侍

束晳字廣微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後為尚書郎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

分定懸天乎徵議郎又召補著作郎並不應

石崇為陽城太守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

魯芝字世英父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典後至光禄大夫

虞溥字允源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典驅場閲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後至鄱陽内史

董景道字文博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景道按史無官

徐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為儒宗徵辟並不就

褚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

孫盛歷秘書監給事中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荀崧歷右光禄大夫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及長好學庾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

書寫畢讀誦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玄理後至安北將軍

范甯為豫章太守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徵散騎常侍不就

范宣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詔徵不就

徐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名聞後至驍騎將軍

干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

徐廣為秘書監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耕耨之暇研精墳典後至著作郎

紀瞻性静默少交遊讀書或手自抄寫後至驃騎將軍

王延少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後為劉聰金紫光禄大夫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

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歡史不載官

魏詠之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後至荆州刺史

車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炤書夜以繼日後至吏部尚書

劉敏元字道光勵已修學不以險難改以好星歷陰陽

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學必歔欷時有暇即折蒲學書遂亡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粥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為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至破虜將軍

劉宣字士則元海之從祖朴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

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劉昺仕李暠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

嗜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昺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昺何人斯敢不如此

雖在兵難之中講誦不廢每儒士在門嘗倒屣出迎停

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張怖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羊怖幼而好學事

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

一以顧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

前秦苻朗初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宋劉懷肅家世貧窶而躬耕篤學後至淮南歷陽二郡太守

鄭鮮之祖襲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後至尚書左僕射

王微字景玄瑯琊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嘗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後追贈秘書監

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糧執書不輟父母家人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韶之答曰我嘗以典籍自耕耳後至祠部尚書

殷淳高簡寡欲早有清髙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後至光禄大夫

沈攸之晩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嘗歎曰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後至郢州刺史

傅隆為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自寫書

南齊王逡之為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逡之性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

王儉幼有神彩專心篤志手不釋書後為尚書令

沈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居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

手自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人以為養身靜默之所致也

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後為南中郎行參軍

陸澄字彥淵少好學博覽無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後至散騎常侍

顧歡幼聰慧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

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歎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從徵太學博士不就

徐伯珍少孤貧無紙以竹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詣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

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瑯琊王辟議曹從事不就

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梁主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餘卷

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日雍州刺史袁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動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後至散騎常侍

張纘為秘書郎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百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内圖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

陶弘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

沈約篤志好學晝夜不輟卷母恐其勞生疾常遣減油

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後至侍中丹陽尹特進

范雲嘗就親人袁炤學晝夜不怠炤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後至右僕射

江革字休映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卧具而去後至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

韋叟性清介不妄交游而篤志好學每虚室獨坐游心

墳索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二十嘗游京師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爰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後至寧蜀太守

王瞻字思範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領騎將軍

蕭琛嘗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唯書籍不衰後至侍中特進

張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後至御史中丞

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家庭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後至國子博士中庶子

褚玠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

殷芸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後至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

孔子祛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嘗懷書自隨閑則讀誦勤

若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後至步兵校尉

沈峻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

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

志如此後至中書通事舍人

司馬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為瓛所

器異後至始興内史

范縝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徒講説縝往從之卓越不羣

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後至中書郎國子博士

何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齊太尉王儉雅相推重後至尚書左丞

王錫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嘗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母儀興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嘗為朝士說之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為飾居室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後至吏部郎中

劉霽家貧與弟杳歊相勵篤學既長博涉多通累官建

康令不拜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誦讀一遍略無所遺後至燕中書通事舍人

臧嚴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後至鎮南諮議參軍

鍾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後至晉安王記室

袁峻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皆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後至員

外散騎侍中

劉峻八歲為魏人所掠徙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嘗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於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後至荆州户曹參軍

庾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絶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後至黟縣令

張率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父澄書萬卷餘率遂得盡

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司馬聚善三禮少傳家業彊力專精手不釋卷後至晉

安王長史

陳元敬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不倦後至

金紫光禄大夫特進

鄭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嘗蔬

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

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散大夫

陸瓊初以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吳縣之北鄉勤苦讀書晝夜不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後至祠部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江總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後至尚書令

章華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學後除大市令

歐陽頠長沙臨湘人也父喪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辟頠不應乃廬于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

袁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至尚書右僕射

姚察樂於墳籍無所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蹔輟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後至吏部尚書

後魏崔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讀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張衮年七十闔門守静手執經書刊定得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後至給事黄門侍郎

崔玄伯立身雅正與世不羣雖在亂猶勵志篤學不以

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後至吏部尚書
古弼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
崔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誦讀不廢
後至御史中丞
宋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
難易操
游明根雅之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
牧羊明根以毀壺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長安鎮將賞

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推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寡欲綜習經典文成踐祚為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

常景耽好經史愛玩文辭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後至儀同三司

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

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後至步兵校尉領尚書郎

高允少孤夙成有竒度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為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禄大夫年九十餘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

李瑾為車騎將軍大司農卿殷州大中正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

宋縣少有志尚追師就學閉坐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後仕沮渠牧犍官至左丞世祖拜河西王右相

劉芳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史終夕不寢後至太常卿

趙逸為中書侍郎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游肇外寛柔内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官至尚書右

僕射

李彪字道固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高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後至御史中尉

崔光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後至司徒侍中

崔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後至殿中尚書

李琰之歷侍中中書侍郎每休閑之際常閉門讀書不交人事甞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得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異日聲名勞七尺軀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

崔挺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手不釋卷後至北海王詳司馬

張普惠父睥為齊州中水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克厲不息乃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

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後至尚書右丞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童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戸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至車騎大將軍

温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後至中書郎

宋世景與弟道與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

弁甚重之後至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

北齊李鉉字耳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張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等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用心精若曾三秋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

巳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後至國子博士

辛術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兵手不釋卷

張耀為秘書監奉職恪勤未嘗有過好讀書春秋月一遍時人慕之賈良道趙彦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耀曰何為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屬巳温習非欲

詆訶古人之得失也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好學負笈從師服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典便杖策入都知大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終于家

劉逖彭城人也魏末世宗以為開府行參軍遠離鄉家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覇朝人

士攸集感務於宴集遊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後至散騎常侍奏門下事

馮偉節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產業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舉秀才不就

魏收年十五隨父赴邊好習騎射因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

諷誦積年床板為之鋭減而精力不懈以文華顯後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弱冠為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授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冦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

樊深字文淵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後為國子博士性好學老而不怠

朝暮還往嘗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

改

裴漢嘗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至於疾疢彌年亦未嘗

釋卷後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本名沙陁有志操與弟裕勵

精篤學不交人事後至基州刺史

宇文測字澄鏡性沉容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户牖後至

少保

宗懍少聰敏好讀書日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後至車騎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仕後梁蕭歸至太常卿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後至都官尚書

薛憕初自孝昌中杖策還雒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

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至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畧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仕西魏至安東將軍

隋諸葛潁為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

楊尚希髫齡而孤年十歲辭母請業長安涿郡盧辨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者皆共推伏後至蒲

州刺史

劉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誦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絶晏如也後至太子右庶子

楊异字文殊幼丁父憂及免喪之後絶慶弔閉户讀書數年之間博覽書記後至吳州總管

李文博性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後至

司隷從事

馬光少好學從事數十年晝夜不息後徵為太學博士

王邵字志學曁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心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後至秘書少監

庾自直頴川人少好學沉靜寡欲至著作佐郎知起居舍人

房彥謙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辭辯風槩高人後至司隸刺史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交津橋人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炫就之讀書經涉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後為瀛州戶曹從事偏直三省而不得官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思道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

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戸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後至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

劉臻為皇太子學士無吏幹性恍惚耽悦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

郎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書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

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常節其燭燈後至尚書左丞

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

唐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

李密多籌筭養食客禮賢無所愛恡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

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
虞世南性沈静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俱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後至秘書監
徐曠字文遠家貧無以自給其兄林鬻書為事文遠每閱書於肆不避祁寒暑雨遂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姚思廉吳興武康人性恬静寡欲終日閉門披閱經史未嘗言及家事非公事不出門無所造請學有家風博

通前載後至散騎常侍

張行成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後至右僕射太子少傅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貞觀中累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無厭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窮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路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後至太子司儀郎
李襲譽好學手不釋卷博涉經史後至同州刺史
裴行儉初以門廕補弘文生累年在館惟閉戶讀書館
司將加薦舉固辭不就左僕射房元齡問其故曰遭隋
季亂私門書籍蕩盡冀在館披閱有所成耳後至吏部
侍郎
裴炎河東人也少補弘文生每休暇諸生多出遊炎獨
觀書不輟後至内史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經史後至文昌左相

馬懷素少師事李善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解屬文開元中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

王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誨訓子弟如嚴君焉後拜太子中舍許令在家脩道

韋涉中書令安石之子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于玆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墳索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後至禮部尚書東郡留守

楊綰生而聰慧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官至中書侍郎平章軍國事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于終

崔元幹善屬文年近七十好學不倦官歷駕部員外郎知制誥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為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院為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勤學孜孜自課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應拔萃科授鄠縣尉

蔣仁自少好學雖甚寒暑未嘗釋卷後至秘書監

王起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自幼及耋手不釋卷

張建章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

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建章曾齎元載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回及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後至幽州行軍司馬

李谿在省臺日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仕昭宗時位至宰相

梁孫隲雅好聚書有六經史漢洎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審得暇即朝夕耽翫曾無少怠官

至左散騎常侍

後漢劉岳初少孤以先人官早羣從之間最不調兩都喪亂流寓青齊丐食業文厲心苦節至太常卿

晉裴皥容止端秀性急剛直無隐少而好學苦心文翰雖亂離斯瘼手不釋卷後至右僕射致仕

周馮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耻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咏吟為事雖大雪擁户凝塵滿席湛如也後至中書令

張昭自歷清顯手不釋卷每得生書以舊有足病必卧而禮之舉朝服其好學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八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彊記　聰悟

彊記

傳不云乎博文彊識謂之君子葢有目所暫閲耳所暫聞而成誦于口終身不忘者信乎其彊記也自漢而下能者間出咸性理聰悟機神警邁或博通前籍黙識無

謬或詳練故事遽數弗遺以至閭爵里而悉舉其名氏經國邑而盡志其風土背碑靡失覆棊不誤自非宅粹精於心術彰敏慧于天性疇能及是哉

漢東方朔年十六學詩書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誦四十四萬言仕為侍郎

張安世從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

帝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任安字少卿為武功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嘗為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嘗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畧明日復會會者數百人安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位至大司馬

後漢陸續幼孤仕郡為户曹吏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賑民饘粥續悉簡閲其民訊以名氏事

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

延篤少從頴川堂溪典受左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堂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粮盡辭欲歸典曰卿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顯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後為京兆尹

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决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

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説罪繫名姓坐狀輕重無所遺脱時人竒之又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都歸示奉奉云前日頴川綸自都亭亭長胡奴名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虞延為郡督郵光武東廵路由小黄高帝母昭靈后陵園在焉詔呼延引見問園林之事延占對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

王充家貧無書嘗遊雒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後同郡謝夷上書薦充才學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

臧旻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復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嘆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説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後拜大中大夫

禰衡　公孫瓚　王粲　司馬防　隗禧　夏侯榮　已上事節附在此卷末

蜀張松為劉璋益州從事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飲宴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異之

何祗補成都令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後為都督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亮往録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牘諸解狀諸葛亮晨往祗悉闇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胡潛字公興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記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採許慈並為博士

吳朱桓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

盡識之後領青州牧

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嘗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察孝廉除錢塘長

謝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史不書官位

晉劉輿為東海王越所召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黙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

即以為左長史

刁協字元亮少好學經籍博聞强記釋褐濮陽王文學

太興初為尚書令

王珣為桓温主簿軍中機務並委珣馬文武萬人悉識

其面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

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珣曰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

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

測也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

就

張華為司空彊記默識四海之内若指諸掌武帝嘗問

漢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

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産

謝安為太保初以晉自過江遂亡輿輦之制度率意造

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爽大小如一

時人服其精記

吳熹初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為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甞作讓表未奏失本熹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愛之因此涉獵漢史頗見古今演之門生諸童民入為主書薦熹為主書史進為主圖令史

南齊蕭惠開拜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明識過人甞有三千沙門一閲其名退無所失

梁陸倕所讀書一遍必誦於口甞借人漢書失五行志

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漏脫後為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守太常卿中正如故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所遺髙祖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

劉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博識晉代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歷官著作郎

張緬明後漢及晉代諸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

略無遺失起家秘書郎

劉覽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謝朏阮孝緒之甥孝緒以其有至性謂之曾子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軍參軍

何憲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脫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

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不竟所
遺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
臧嚴為浙東王宣惪輕車府叅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
暗記尤讀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
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通無遺
失其博洽如此
劉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零落莫
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删逸篇昉簡周書果如其說

約命駕造馬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差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陸機為平原内史先是與弟雲同造壯武郡公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王粲從長安蔡邕見而異之伯喈邕字也累遷中書侍郎

陳陳凝少孤貧性質直彊勇力封永循縣開國侯尋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

陸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明彊記一覽無復失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書舍人

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甞與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楊大眼為将軍雖不學甞於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終平東将軍

胡叟披讀羣籍再閲於目皆誦於口朝廷以其機識拜武威将軍

楊機爲雒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

闞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沮渠蒙遜甚重之拜秘書考課郎中

高謙之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常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

邢邵十歳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族兄巒有文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雒陽㑹天下無事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之後因飲讌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𢓵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不可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諸人方之王粲後爲衛將軍國子祭酒

李神風骨頴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

所諳記仕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士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

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

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

敢還取乃置曲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李

怡異之向博士説舉學盡驚

北齊王琳雖無學業而彊記内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自梁歸齊除驃騎大將軍進封巴陵郡王

楊愔幼聦敏從父兄黄門侍郎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愔典選聦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過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虚後為尚書令拜

驃騎大將軍

裴諏之字士正少好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祖珽為神武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

刁柔字子溫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彊記至

於氏族内外多所諳悉天保除國子博士
馮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為孝昭領軍府法曹典機密
攝庫部孝昭曾閲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唐邕初為文宣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邕必
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
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
御前簡閲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
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𨗇記每

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後周韓果為都督從太祖征討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

之處山川形勢輙能記憶

長孫紹遠魏太師稚之子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

牧壽春紹遠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

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

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歴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

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自是碩乃嘆服累

遷殿中尚書録尚書事孝閔踐祚封上黨公

柳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經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令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遍便即誦之無所遺漏保定中為司會

裴漢字仲霄操尚宏雅聰敏好學甞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後魏孝文初鮮褐員外散騎侍郎

韋師雅為宇文護賔曹參軍知諸番風俗及山川險易

其有夷狄朝貢師雅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格高下亦如是卒為揚州功曹

蔣乂為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嘗幸凌烟閣見左壁頹剥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録之以問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乂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也暗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劉迺聰頴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為給事中終朱泚

之亂

陳諫彊記洽聞人罕及之王叔文之黨量移通州刺史卒

馬嘉運為太學博士性聰贍異於衆人耳目所涉終身不忘尤善論難

梁敬翔為樞密使開平三年宴宰臣扈從官新授西路行營行軍司馬崔公實時劉知俊西討鄜延又傳檄銀夏甚為邠岐寇黨侵擾帝深憂其未濟中宴顧問侍臣

翔承旨而對剖析山川險要郡邑虛實兵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㨫左右莫不驚其聰悟人罕能及帝嗟賞

晉鄭琮太原人始事唐武皇為左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為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於四方琮在帳中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

聰悟

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誠哉聰悟之性天縱之能故世之所希矣若乃思理周物警慧過人耳目口手不相參涉畫誦數聽無所差忒賦古詩而達其意聞廋音捜隱辭也見國語辭而究其理懸解默識洞察其精微屈指心討盡發其疑謬故為稠人之所推服惇史之所流傳至如過衒頴悟靡虞漏師致不密而失身者亦士子之攸戒也

叔向晉大夫也初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魯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豹穆子名也）之業在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范燮為晉大夫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燮知三馬（解其三事）

顔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又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成也曰禮後乎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析幹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斃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

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説畢趨出至門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倨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氂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

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後漢應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位司隸校尉

楊脩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公主簿用事曹氏及曹公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曹公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之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曹公於此迴師脩之能決

幾多如此類又嘗出行籌曹公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二曹公恠其速使㢘之知狀

蜀費禕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

吳呂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嘗口占為牋疏位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

晉范喬字伯孫友人劉彦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阮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永嘉中為太子舍人

宋謝晦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

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遺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殷景仁為中書侍郎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玄理

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同將領引選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兼酬應不相參涉

沈璞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目過耳人

莫能欺仕至淮南太守

南齊王融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舉秀才仕至太子舍人

梁王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一見奇之遷侍中終于位

周捨字昇逸父顒齊中書侍郎有名于時捨幼聰頴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誦說音韻清辯起家

齊太學博士

陶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齊髙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辭禄而去

蔡徵為中書令陳平隨例入關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輙會旨

後魏李預字元顗少為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

胡叟少聰慧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

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仕至武威將軍

程駿字驎駒少孤貧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始拜著作郎

陳奇河北人少孤家貧齠齔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爲儒不用于世

邢臧加安東將軍為特進博學有藻思曾共讀迴文集

臧獨先通之

北齊魏收為太子少傅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

為奴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

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

邢卲字子才聰明強記廣尋經史五行俱下累遷尚書

令加侍中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博覽羣經

隋薛冑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冑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襲爵文成郡公爲兖州刺史有善政

李德饒少敏聰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内史省參事文翰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默識強

記莫與為儔左晝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初為户曹從事

張虔雄少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按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焉

唐裴矩襁褓而孤博聞强記雅有智略善應對尤達政

吕才博州清平人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初太子左庶子杜正倫太常少卿祖孝孫表薦之詔令直弘

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
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
或稱才有敏思召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作圖解允恭
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才由是知名
歐陽詢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
經史尤精三雅終司禮卿判納言事
楊綰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
綰一覽究其精理

衮滋陳郡汝南人弱歲彊學以外兄通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依焉每讀書懸解旨奥結甚重之遷河南觀察使卒

郄士美字和夫父純士美少好學博涉善記覽父友顔真卿蕭穎士輩甞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郄之門矣卒忠武軍節度使

後唐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廩之子頃幼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太常卿太子少

保致仕卒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九